



論語徵

戊

服部文庫
117
240
4



117
240
4

論語徵戊

日本 物茂卿 著

子罕言利。絕句。與命與仁。蓋孔子言利則必與命俱。必與仁俱。其單言利者。幾希也。舊註利命仁皆孔子所罕言。是八字一句。中間不絕。失於辭矣。且聖人之道。安民之道也。而敬天為本。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又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是命與仁。君子所以為君子。孔子豈罕言之哉。何晏以來。諸儒不得於辭。而強為之解。不可從矣。至於程朱。謂命為天道。賊物之理。仁為本心之德。以成其罕言之義。是自其家

大在漢甘泉性理大全卷之九

孔子曰堯曰篇
又曰里仁篇

舜三事書大禹謨

易文言

小人喻於利里仁篇
放於利而行里仁篇
無見小利子路篇

學古時所無也。夫聖人安民之道，天下莫利焉。舜三事，利用厚生，居其二。易大傳曰：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而孔子罕言者何？蓋聖人智大思深，能知真利之所在，於是為天下後世建之道，俾由此以行之。後王後賢，遵道而行，不必求利，而利在其中。若或以求利為心，凡人心躁智短，所見皆小利耳。其心以為利而不知害從之矣。故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又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又曰：無見小利，大

學曰：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夫心躁則不知命，知短則不知仁，舍命與仁，唯利是視，所以蹈禍。故孔子與

仁齋大學非孔子之道書論見
古字文集語孟字義附錄
大學定本生財有大道注是
蓋戰國術士以利啗人之說
最排儒者之言

安富尊榮孟子盡心篇

命與仁立之防也。原思琴張之徒，熟視而深識之，所錄如此章，豈後世所能及哉。世有以此章與孟子梁惠王首章並按，嚴於義利之辨者，甚乃至以大學以義為利，謂戰國術士啗人以利之言，妄哉。如孟子時，百家競興，以功利立說，故孟子應聘初謁之日，以此一言，杜絕管商之流，以明唐虞三代之德，要之爭宗門之言，是孟子所以為儒家者流之祖，非復孔氏之舊也。大學之言，果啗人以利乎？則孟子亦何曰：安富尊榮，安富尊榮，非利而何？夫天下熙熙，為利而來，凡人之大情也。人之為道而遠人，豈足以為道乎？道而

不利民亦豈足以為道乎。孔子所以罕言之者，所爭在所見大小，而非聖人之惡利也。且所謂義者，先王之古義也。後世儒者不知道，又不知義，而謂道者當行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是其所謂道義，皆取諸其臆，不過其所創天理人欲之說耳。是其源佛老之習，淪於骨髓，視聖人若達磨，惠能乃曰：唯見義理所在，而利害非所問焉。其究必至於離世絕物，槁死於山林，而後充其蚯蚓之操，悲哉！是又讀此章者所當識也。

孟子滕文公下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

鄭玄曰：達巷者，黨名。後註家因之，然曰：巷曰黨，達巷

鄭玄里仁篇

豈黨名乎？如儀封人，封人是官名，其人以官行，故不著姓名。黨人豈官名，亦豈與春秋人微者一例乎？且其人能知孔子，豈容沒姓名？蓋疑達巷是姓，黨人是名。春秋蔡桓侯名封人，鄭語字子人，齊懿公名商人，又有賓媚人，魯有公冉務人，陳有公孫佗人，臧孫氏有漆雕馬人，列子有伯昏瞀人，可以例焉。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其人能知孔子而贊之也。何註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得之？尹彥明曰：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可謂臆見已果爾。何曰大哉

按荆州記曰小酉山石室中有書千卷相傳秦人於此而字因留故梁湘東云訪酉陽之秘典是也

戴記文王世子

按射義曰是政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

量地數有讓而削地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是以鄭玄曰三歲而貢士曰說之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

大氏宋儒以知聖人自負而不與人知聖人必欲見貶意此見一生其心不平其失於辭者不亦宜乎且當時所謂博學豈後世胸藏二酉之謂乎止謂博學道藝故孔子承之以射御韓愈未出儒者尚不失古孰謂朱子勝何晏乎執御執射如執禮執經之執謂以一藝自名而教人者也後世昧古言何朱皆不識其義故不穩執禮見戴記執經見開元禮孔子於六藝而取乎射御於射御而又取乎御蓋禮樂道之大者君子之事故謙不敢當書數周禮每百有之府史胥徒所先故君子不任是其所以取乎射御也而射義曰射者射為

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曲禮曰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少儀曰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御未能御是古者以御為子弟之職孔子亦自言執御以為子弟之師耳

吾從衆吾從下是孔子深知先王之禮也蓋禮雖先王所定然亦有有義者有無義者其無義者則先王一時從俗者故今又從俗改之不為違禮若其有義者則不得不謹守之也故君子曰先王制禮而不取過也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仁齋解此章以為聖人

君子曰禮記檀弓

處事之權衡。禮豈事之倫哉。其人之不知禮也。又譏程子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而曰事苟無害於義。則俗卽是道。外俗更無所謂道。是其人又不知道也。道者古聖人之所建。豈謂世俗所為卽道可乎。亦佛氏法身徧法界之見耳。且所謂從衆者。本謂從儉也。儉謂節用也。禮器曰。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是先王制禮定其度數時。旣以財為之節。然世久時移。而古之儉亦有今變為奢者。如麻冕是也。故孔子從衆為深得於禮。不違先王之心。後儒不知以禮論之。而唯理是言。可謂亂道已。拜下禮

足利本古本存升字

也。王肅註。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成禮。按邢昺疏。成字上脫一升字。疏云。案燕禮。君燕卿大夫之禮也。其禮云。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替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鄭註。升成拜。復再拜。替首也。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又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諸公奉篚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是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替首。升成拜。皆是臣之與君行禮。下拜然後升成禮也。朱註。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非矣。蓋禮君若不辭之。則再

按覲禮注不言諸侯言侯氏者。明國殊金異。禮不凡之也。又言諸公者。王同時分命之。而使賜侯氏也。

拜替首於下而已。君辭之則既再拜替首於下。又升而再拜替首於上。朱註曰：當拜於堂下，則似謂君辭之則不拜於下，止拜於上而已。然本文不言其為何禮，則亦不可識其為何禮。已後世僅於燕禮而得其一二。故王肅援以解之。今學者固執其說，而謂孔子語君臣之禮亦鑿矣。

母意母必。母固。母我。朱註：母，史記作無，是也。此朱子每執母禁止辭，故云爾。殊不知古書母無通用，本無差別也。按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此章乃語化境也。不啻孔子凡妙一藝者，皆有化境。孔子之化，其可

孟子盡心篇下故曰同

何有於我哉述而篇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子思贊孔子中庸言

得見者乃在禮。故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是此章之義也。事至則以禮應之。若初不經意，故曰：母意變則禮從而變。前無期待，後無固滯，故曰：母必。母固，唯有先王之禮而已。無復有孔子，故曰：母我。何有於我哉，可併証矣。大氏一部論語，可為後世心學之祖者，唯此耳。然當孔子時，豈有心學哉？子思贊孔子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鄉黨形容孔子，唯禮耳。夫孔子之智，豈門人之所能測哉？故當時之觀孔子，皆在禮也。故母意必固我，以孔子行禮解之，而後不失琴張意焉。後世儒者不知孔子之道，即古聖

人之道古聖人之道唯禮盡之。解論語皆以義理
 義理無憑猖狂自恣豈不謬乎且動容周旋中禮盛
 德之至者雖非聖人亦能之故此章所言非贊孔子
 之至者孔子之所以為孔子乃以其聖德已學者察
 諸朱子解意為私意猶如其解格物私字重意字輕
 可謂妄已解我為私已私意私已何別仁齋又以意
 為計較夫聖人亦人耳豈無計較乎又解無固曰唯
 善是從無所凝滯解無我曰善與人同舍已從人是
 無固無我何別皆專尚知見而不識聖人之道為禮
 故殊致不通耳何晏解毋意曰以道為度故不任意

猶之可矣毋必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無專必毋
 固曰無可無不可故無固行可謂憤憤已毋我曰述
刑論曰常人之情可者不為者拒之好堅固其所行也
 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而不自異唯道是從故不有其
 身此其書實不出一手故四句三意叢然而第一句
 猶為近古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者道之別名謂禮樂也朱
 註道之顯者謂之文猶之可矣不曰道而曰文亦謙
 辭夫道之顯者豈容謙乎是其意貴隱賤顯貴精賤
又非道十七章
 粗依然老莊之遺故有此言耳仁齋曰先王之遺文
 道之所寓也殊不知承文王既沒之文文王之文豈

遺文之義乎。孔安國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非也。此孔子對其先輩自謂耳，並生同學而後死，是謂之後死者。上距文王五百年，豈得謂後死者乎。大氏此章之意，所重在文王之道，天未欲喪文王之道。孔子被害，則文王之道喪，故知匡人不能害我也。解者多歸重孔子，大失孔子語氣，不可不察。

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何註疑孔子多能於小藝，是其意謂太宰疑世稱孔子為聖人，故曰夫子世所謂聖人歟。果其言之是乎，何其多能也。此解與太宰知我乎相應。孔子聞其譏已，而謂太宰可謂善知我。

也。然君子多乎以下，殊不相應，故不可從矣。朱註：太宰蓋以多能為聖，此解得之。然太宰知我乎，知去聲。言太宰豈以我為智者，故多能邪。是不然也。吾賤故多能，多能非君子所貴焉。太宰以聖孔子以智，此太宰以智為聖，故孔子承之以智，不復深辨已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固又相喚文法為爾。縱束之反，作者之謂聖。孔子雖聰明睿知，文武之道未墜地，故未能制作，猶如天東之然。然天若或縱之，必將當制作之任。朱註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非矣。吾不試，故藝。言由閒暇，故得兼習藝。觀宰，則上論為琴張所

錄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知去聲。何註。知者。知意之知也。
 知者言未必盡。今我誠盡。孔曰。有鄙夫來問於我。其
 意空空然。我則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之。竭盡所知。
 不為有愛。可謂善解古文辭已。蓋孔子平日答門弟
 子之問。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
 不復也。門弟子或以夫子為隱。故孔子又有此言。大
 氏自智者。多愛惜其所知。不欲輒告諸人。孔子自言
 我豈有自智之心。而惜其所知哉。鄙夫問於我。則竭
 兩端。門人則否。教誨之道也。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如

悱非四句述而篇

子又曰述而篇

朱子解。豈難事哉。何晏何故作此迂曲解。當知是古
 來相傳之說。古時之言。蓋有之。宋儒不識古文辭。又
 蔑視漢儒。故弗察耳。空空與慳慳同。博雅慳慳。誠也。
 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邢昺曰。傷時無明君
 也。得之。孔子又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亦此意。蓋
 鳳鳥河圖。制作之瑞。聖王出。則孔子得當制作之任。
 而盡其所學。聖王不出。孔子不能竭其才。所以嘆也。
 祇制作必在革命之世。故孔子不欲顯言之。乃以鳳
 鳥河圖言之耳。後世儒者。昧乎聖字之義。故不知此
 意。又歐陽脩破祥瑞之說。其言辭而如可觀。殊不知

聖人以神道設教。豈凡人所能識哉。宋儒出而古先
易觀卦聖王之道壞矣。其禍殆甚於佛老悲哉。

子見齊衰者。句。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句。何本見之。
屬下句。非也。有喪者多不來見人。故以見諸它處為
辭。不言斬衰者。以輕包重也。冕衣裳盛服者也。古註
曰。大夫之服。此固然。然此非貴爵矣。彼盛服來見。故
起敬不爾。何言冕衣裳乎。若必以大夫之服而起敬。
則孔子亦嘗為大夫。雖大夫以燕服來見。何必起敬。
彼盛服則吾起敬。禮當然也。瞽者謂師也。古者教人
以禮樂。詔禮者謂之執禮者。詔樂者為瞽者。殷學曰
家語
禮記
文選
文選

瞽宗可以見爾。故瞽者為人師者也。故又謂之師。孔
明堂位
又王世子子所以起敬是已。後世不知古。徒以為瞎子之稱。故
舊註恤不成人。非也。恤而起敬。果何謂乎。少去聲。雖
年少者必起敬。朱註或曰。少當作坐。是必欲以坐對
作。可謂昧乎。古文辭蓋見齊衰者。以見諸它處為辭。
故曰過之必趨。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以來見為辭。
故曰雖少必作。是互文見意。其實不拘。非識古文辭
亦不能讀已。

顏淵喟然嘆。雖無上事。載在論語。嘆孔子之不可及
也。宋儒謂嘆道體。是所嘆止在高堅前後。殊不知包

朱江顏淵深。知孔子之
道無窮。無方體而
而歎之也。胡曰。尚堅

用之則行述而篇

子亦曰仁篇

揚雄方言問神篇

盡一章矣。仁齋謂喜得夫子之善誘而學問有所成，就是所嘆止在後文。殊不知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亦謂不可及也。則高堅前後亦謂不可及。何別乎？且道體二字古所無也。宋儒專尚知見，故有此言。殊不知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孔子即道。道即孔子，故孔門本無道體之說。志道者求諸孔子，孔子亦曰吾道一以貫之。揚雄曰：顏子潛心孔子，為得之矣。仁齋味乎嘆字，嘆是嘆息，豈容以喜解之乎？朱子曰：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見其高而仰之，雖仰不見其絕頂。故曰彌高用力而求入，堅而不可入，謂闢奧之不可

仁齋曰：彌高不可及也。仰堅不可入也。在前在後不可執之也。此顏子自叙其未受夫子之教之前，徒見道之至高，至聖恍惚變現，無所摸擬，而求導道之實處也。

孔子所謂述而篇

到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朱註恍惚不可為象，本何註。然此道體之說終墮佛老。仁齋曰：不可執之也。猶是道體之見，殊不知二句謂夫子所為出己意外也。故合四句皆謂孔子之不可及而不易窺己是潛心。夫子不如遵夫子之教，故次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博我者博我知見也。約我者納我於道也。文本合指詩書六藝，則禮在其中。此與禮對言，則禮特謂守諸己者。其實文非外禮而言之也。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即孔子所謂默而識之。學而不厭，何有於我哉。同意祇此二句，可見顏子隣孔子也。

仁齋曰：是見道甚明，而後知夫子之道，從之平易，若易及而實不可以力到也。
胡氏曰：惟夫子循善誘先，博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云。

如有所立，卓爾見孔子之所立也。何註朱註皆得之。仁齋以為見道甚明，依舊道體之見已。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言孔子之終不可及也。是顏子深知孔子之所立也。如侯氏、胡氏以格物致知，知古今達事變，釋博文皆宋儒不知學也。仁齋以高妙平實為說，亦子思以後之說也。要皆非顏子時意。學者察諸又徒潛心孔子，雖顏子亦不能學孔子，必遵孔子之教而後見其所立，則後世學者欲學聖人而不遵聖人之教法，徒以其心學之，安能得之乎。
子路使門人為臣。鄭玄曰：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

禮。欲字可刪。蓋子路既使為臣，孔子病間而悟之，故曰久矣哉。何註子路久有是心，非今日也。非矣。按後世學者尚義，自無此過古之學者尚禮。子路亦以禮大夫有臣，而欲孔子之葬備大夫之禮耳。其過在泥禮而未達，豈可深咎乎。此不特子路，其它門人皆有是惑。故孔子深責之，所以喻之也。後世儒者由此輕視子路，亦坐不知古學耳。又按是時，子路猶在焉，則曾子以此時卒也。而宋儒謂論語記曾子臨終之言，未深思耳。

曾子啓手足，秦伯篇

敬

三

子亦皆尚右之類

詳牙儀禮聘禮

聘禮賈人西面坐於楹取圭垂纁不起而授宰鄭注賈人在官知物賈者

善賈者賈人之善者也賈音古何註蓋亦爾自邢昺

以為善價而朱子因之音嫁殊不知善琴善笛及良

農良工一類語當謂賈人未聞貴價謂之善價可謂

謬矣求良賈謂求先容之人也待賈亦待人之先容

也甚當求價待價語殊未穩且鄙俚甚豈君子之言

乎且聘禮執玉必有賈人從之是玉難識故必待賈

人古之道也按蔡邕石經沽諸沽之哉皆作賈可見

賈發平聲即沾已彭按韻會曰說文賈市也一曰坐高售也無平聲讀是物子所發明

子欲居九夷馬融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邢昺引

東夷傳猷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

夷又玄菟樂浪高麗滿節鬼臾索家東屠倭人天鄙

仁齋因之又疑為日本此自諛言不容辨說竊疑

九夷必是一夷猶如大湖名五湖不爾欲居九夷何

其言之漫也且此必孔子經過其地因欲居之不爾

當欲適九夷而曰欲居其非遙望者審矣贛榆有孔

望山相傳孔子適郊登此乃東夷地恐是即九夷君

子居之何陋之有馬融曰君子所居則化文意極是

仁齋乃謂東方有君子國故曰君子居之而不容孔

子自稱君子以濟其諛殊不知何陋之有語意不相

承適見其不識文辭已且君子士大夫通稱孔子未

淮安府贛榆縣孔望山志

大明一統志孔望山志

東夷傳無之邢昺引也

自漢作節

一說五湖指五湖

贛榆有孔

得見君子者一矣述
而篇

嘗避之。但得見君子老斯可矣。指人君耳。若夫
邦之美。外此有在。何必傳會論語。每作無稽之言乎。
夫配祖於天。以神道設教。刑政爵賞。降自廟社。三代
皆爾是。吾邦之道。即夏商古道也。今儒者所傳。獨
詳周道。遽見其與周殊。而謂非中華聖人之道。亦不
深思耳。自百家競起。孟子好辯。而後學者不識三代
聖人之古道。悲哉。

禮記射義其節天子以
駒虞諸侯以狸首卿大
夫以采蘋士以采芣
周禮春官籥章掌土
鼓函篇中春書擊土
鼓吹函詩以逆暑中秋

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詩風雅頌。唯雅頌播諸樂。風唯
二南與頌同。豳風有雅頌。其它皆徒歌。此言雅頌則
南豳在其中矣。故此章主樂言之。蓋先是雅頌之聲。

夜迎寒亦如此凡國祈年于田祖吹函雅擊土鼓以樂田畝國祭蜡則吹函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或混孔子正之。而後各得其所也。朱註不識此義。詩
樂並言。非也。鄭玄曰。反魯哀公十一年冬。是時道衰
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此蓋古來
相傳之說。後儒不識。每作新解。豈不謬乎。仁齋論此
章。而謂雅頌之叙。它人或能之。然在孔子則傳。在他
人則否。德隆則言傳。司馬遷輩以著述視聖人。而未
知夫子之道。猶日月之繫天。而不關刪述之功。此誠
奇論。然其人好奇而昧乎事。要之理學之歸耳。殊不
知孔子之前。六經無書。書唯書耳。故謂之書。詩存諷
永。禮樂皆在人。故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

子貢曰子張篇

徵

古

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孔子周流四方訪求具至然後門弟子傳其書故戴記云士喪禮於是乎書可以見已然其在人者非孔子孰識其真故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故雖有堯舜禹湯文武微孔子其道泯滅弗傳所以傳者以孔子也後儒不察妄謂孔子之前亦有六經孔子刪述而已又孔子而後諸子紛然著作皆倣孔子而其書汗牛充棟藉是仁齋輩輕視著作者不識孔子之世徒以今世視之故也且其人獨尊論語而輕六經坐是不欲獨以刪述稱孔子可謂強已

性理大全字部書那有可讀者只怕死許多心六經得六經是三代以上書曾經聖人手全是天理云
古義綱領漢唐以來人皆知六經之為尊而不知論語之為最尊而高出六經之上

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古註無解朱子以為孔子自謙之言此不知而妄為之解者也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與通之事父遠之事君語勢正同朱子乃以為與入則孝出則弟同義果爾何無孝弟之字且公卿連言乃王國之辭若在魯則公是君卿是臣豈容連言蓋論語之書門弟子以意記之故有有序者有無序者如三子言志章序其事甚詳其它有所為之言及如此章省略無序是本出門弟子一時筆故千載之下難識其所由者極多矣如此章孔子贊禮勸人學禮之言出則事公卿以之入則事父兄以

禮記集說先王因作酒
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
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

朱注天地之化往者過
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
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
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
於此器以示人欲學者時
三省察而無毫髮之間
斷也

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中庸

孔象曰天行健君
以自強不息

禮之在喪品節甚詳由之而行自然不敢不勉獻
酬之禮終日百拜自然不為酒困皆無容我力禮之
力也故曰何有於我哉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何註包曰逝往也言凡往也
者如川之流邢昺疏孔子感嘆時事既往不可追復
也漢至六朝詩賦所援皆止斯義無復異說蓋孔子
嘆年歲之不可返以勉人及時用力或於學或於事
親或於拮据國家皆爾至於宋儒始以道體解之殊
失逝字義是其人徇性理談精微欲於論語中見斯
意而不可得矣故穿鑿為之爾且其意謂嘆年歲之

不可返者常人之情也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則不
當有此嘆也吁聖人亦人耳豈遠人乎且固執中庸
之言乎則聖人之喪親豈自得乎故曰彼一時也此
一時也中庸乃言道之無不可行耳夫宋儒道體之
說乃據易乾健及中庸至誠無息而引誠者天之道
也以成其說是已夫健以釋乾耳豈可以盡於天乎
健特天之一德也段使天唯以健為其德則天之德
亦小矣哉中庸之誠性之德也性稟諸天故曰天之
道也本非以誠為天之德矣至誠無息亦謂習以成
性則無息已子思之意在語學問之道而不論天道

子謂南宮憲問篇

朱注
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
夫人同車使孔子為次東
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
故有此言

也宋儒之學理氣耳貴理而賤氣氣有生滅而理無
生滅是其道體之說豈不佛老之遺乎又謂氣有形
而理無形故以道之粲然者皆為氣之所使而欲執
一無色相者以御之是其道體之說所以興亦豈不
佛老之遺乎至於仁齋引孟子以求勝宋儒亦豈識
逝字乎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天下豈果無好德之人乎
子謂南宮尚德哉若人可以見已故此有所為之言
朱註引史記為是但好德者好有德之人也後儒不
識古言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

朱注引之

請事斯語顏淵篇
先王法言已見

四十曰強仕禮記內則

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鮮能字本諸中庸分明失之
古來好色之君不好賢好賢之君不好色二者每每
相反自然之符也故孔子云爾大氏孔子之言多為
人君言之者焉後世窮措大之解遂失之爾

譬如為山蓋孔子解書之言詩書禮樂先王四術孔
子當有解詩書之言其自言亦多稱引古語觀顏淵
仲弓請事斯語可以見已故曰非先王之法言不敢
道也人多不知此意此下五章以類錄之

四十曰強仕五十而爵故四十五十德立名彰之時
也

法語之言先王之法言也。謂之語者，如樂語合語之語，巽與未詳。

周禮春官大司馬 禮記文選

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此為人君而言之。欲其不侮，匹夫匹婦焉。後儒不知，誤謂欲學者之立其志，儻侗哉。

字彙未成

不校不求，當別為一章。子路誦此詩，而孔子抑之，是別事已。孔子之於子路，或稱或抑，所以成材也。故聯而記之。俾學者知孔子教育英材之意。朱子不知，而謂孔子引詩而美子路，非也。是道也。指詩而言，猶云此詩未足以為臧也。與下未之思也。同例。蓋詩書禮

樂皆先王之道也。故一言片句，皆稱為道。古言為爾。

自老氏說大道，而後儒者特拈道字尊大之。其意非

十言七言三言

按約會字解切指取物也又此際切指動也取也

不美矣。然古言終微如三年無改父之道。道字學者難其解，亦坐不識古言故也。

何晏曰：大寒之歲，衆木皆死，然後知松柏小彫傷。平歲則衆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而後別之。新註無解，故特標之。世主多悅小人之易使，而謂君子不必勝人，故孔子有此言。

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此孔子稱成德之人也。朱註以為學之序，蓋本諸中庸。然中庸言達德與

說大全朱子
安仁利仁里仁篇

此不同達德者謂德之通衆人皆有之者非謂知者
仁者勇者也或以此知者在先仁者在次為說是據
安仁利仁而固執仁者優知者耳殊不知德各以性
殊知者仁者亦隨其性以成德已夫仁知皆大德故
有時乎知在仁上或可固執乎如管仲固孔子許其
仁然非桓公知而任之安能成其仁桓公為管仲君
是知之德亦大矣豈必亞仁大氏宋儒不知孔子之
道為先王治天下之道故其論仁知亦不知從治天
下上起見所以鑿也知者所見明是以不為物眩惑
故曰不惑朱註明足以燭理仁齋曰達理理學哉夫

義本孟子據盡心上篇
首端數章

言理則更有事有人情有時勢豈理之所能盡乎仁
者不憂朱註理足以勝私是其渾然天理之說耳仁
齋曰仁者心寬故不憂可謂不識其解已夫仁者有
長人安民之德者也故仁人以安民為心以安民為
心者事天者也事天者樂天故不憂是義本諸孟子
誠孔門傳授之說也後儒不知仁為安民之德而安
民本於敬天故於仁者不憂不得其解耳勇者不懼
無須乎解仁齋曰善斷故不懼一端哉
可與共學謂信道者也未可與適道謂雖信道其志
止一經一藝者也可與適道者謂其志大而求至於

仁者事天者也事天者樂天故不憂是義本諸孟子

三十而立為政篇
四十曰強禮記內則

先王之道者也。立如三十而立。謂學之成也。權如四十曰強。發謀出慮。謂成而能用之也。如程子篤志固執而不變。楊氏知時措之宜。皆不知倫之言耳。宋儒以權為聖人之大用。仁齋先生譏之是矣。又引孟子譏漢儒反經合道。而謂權當以禮對。亦是矣。祇如謂經即道也。殊未然。蓋經者以持緯言。是道之大綱處。如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是也。至於以湯武放伐為道者。則大不然矣。何者。湯武聖人也。聖人者。道之所出也。孔子曰。畏聖人之言。言猶畏之。况其所為乎。故孔子而上。無論聖人者。夫湯武者。開國之君也。開國之

為天下國家有九經
中庸

畏聖人之言李氏篇

君配諸天。舉一代之人。尊而奉之。孰敢問之。戰國時諸子興而後。有非薄聖人者。是天下之罪人也。孟子生其時。欲以口舌勝之。遂有誅一夫紂之說。湯武豈孟子所私哉。孟子不自揣。妄謂我道之祖。務欲分疏其為聖人。是其過也。爾後世有論湯武放伐者。昉孟子也。故漢儒以為權。仁齋以為道。皆僭妄已。唐棣之華。朱子別為一章。引晉書偏作翮。為是。子曰。以下。孔子解詩之言。古之解詩。豈解其辭哉。詩辭豈難解哉。觀此章。則於古人學詩之方。思過半矣。恂恂如。王肅曰。溫恭貌。莫以尚焉。朱註。信實之貌。此

誅一夫紂孟子梁惠
王篇

以心言。不如以外貌之勝。且觀大學。惴慄連言。則訓恭為是。朱註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本諸邢疏。今人多以祭祀釋禮法。豈翅祭祀乎。如下文聘禮亦行之於廟。他邦之賓。皆接於廟。凡禮多行諸廟者。且祭祀豈尚言語乎。皆不知禮之失也。孔安國曰。侃侃和樂之貌。誾誾中正之貌。亦莫以尚焉。朱註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諍也。誾誾之解。與中正或同。至於以侃侃為剛直。蓋未解其意。何則。下大夫孔子儕輩也。故和樂上大夫為卿。當稟事。故中正而無所阿也。上大夫而和悅。下大夫而剛直。大似勢利之

閔子問先進篇

人。孔子豈然乎。又如閔子問。問冉有子貢侃侃。閔子齒尊且中正。可以見德行也。冉有子貢齒卑齒卑者。儕輩自伍。獨推尊者使先生言。故和樂耳。舊註亦極是。

邢昺曰。云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者。謂傳擯時也。案諸侯自相為賓之禮。凡賓主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副曰擯。若諸侯自行。則介各從其命。數至主國大門外。主人及擯出門相接。若主君是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則擯者四人。子男則擯者二人。所以不隨命數者。謙也。故並用強半之數也。賓若是公。來至門外。

彰按擯有上擯。序擯。末擯。三日。又按聘禮曰。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

彭按軹車後橫木又式風車上之
前後兩端橫木考記注軹車後橫
木又與一名軹

直當闌西去門九十步而下車當軹北嚮而立鄭註
考工記云軹轂末也其侯伯立當前疾胡下子男立
當衡註衡謂車軹其君當軹而九介立在君之北遷
迤西北並東嚮而列主公出直闌東南西嚮立擯在
主人之南遷迤東南立並西嚮也使末擯與末介相
對中間傍相去三丈六尺列擯介既竟則主君就擯
求辭所以須求辭者不敢自許人求諸己恐為他事
而至故就求辭自謙之道也求辭之法主人先傳求
辭之言與上擯上擯以至次擯次擯繼傳以至末擯
末擯傳與賓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至於賓賓答辭

隨其來意又從上介而傳下至末介末介又傳與末
擯末擯傳相次而上至於主人傳辭既竟而後進迎
賓至門知擯介朝位如此者大行人職文又知傳辭
拜迎賓前至門者司儀職文其傳辭司儀之交擯也
其列擯介傳辭委曲約聘禮文若諸侯使卿大夫相
聘其介與主位則大行人云卿大夫之禮各下其君
二等鄭註云介與朝位是也主君待之擯數如待其
君其有異者主君至大門而不出限南面而立也若
公之使亦直闌西北嚮七介而去門七十步侯伯之
使列五介而去門五十步子男之使三介而去門三

彭按賈公彥疏曰按觀禮行
朝訖乃享此經冕服九章下
唯言享不見朝禮鄭云朝正
不嫌有等者朝庭路門外正
臣尊卑之禮不嫌有九十七步之

十步上擯出闕外闈東南西嚮陳介西北東面邈迤
如君自相見也而末介末擯相對亦相去三丈六尺
陳擯介竟則不傳命而上擯進至末擯間南揖賓賓
亦進至末介間上擯與賓相去亦三丈六尺而上擯
揖而請事入告君君在限內後乃相與入也知者約
聘禮文不傳辭司儀及聘禮謂之旅擯君自來所以
必傳命者聘義云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
又若天子春夏受朝宗則無迎法受享則有之故大
行人云廟中將幣三享鄭云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
禮不嫌有等也若秋冬觀遇一受之於廟則亦無迎

彭按考工記輅人云輅軌前七尺而
策手之鄭司農云軌謂式前也
又按凡探輅云疏曰欲其探者欲
使順理探之云無孤深者無得如
之深子之深大曲也子之制之尺引之
三尺是寸深之極也鄭注如可也
者輅軌前七尺并車下數送長天
四尺四寸是國馬之輅深四尺七寸尚
不滿二之數也
洪井太室曰夫輅自疾漸勾曲向衡

法故郊特牲云觀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明冬遇
依秋也以為擯之禮依次傳命故揖左人左其手揖
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使衣前後檐如也右邢疏之
文如此但曰侯伯立前疾胡下者裁大行人職與鄭
註之文大行人職曰立當前疾鄭註曰前疾謂駟馬
車轅前胡下垂在地者賈公彥疏曰謂若輅人輅滾
四尺七寸軾前曲中是也按輅人職曰凡探輅欲其
孫而無孤深孤音胡木弓也又曰輅欲弧而無折此
謂輅之曲處似弓者為弧鄭註胡即弧也是邢昺不
善裁之失已邢疏又曰其君當軫軫即軾之誤也大

論語微子

謂之輪深胡如牛胡狼胡之胡茂
御以音近為孤者非蓋此自一物
不駕馬之時拄地護全車使覆者
以在疾前曰前疾其曰前疾則
與疾別物明矣 彭梅為孤者不
唯物于說即鄭云說

行人職鄭註曰王立當軫歟則賓豈得當軫乎邢又
曰所以須求辭者不敢自許人求諸己恐為他事而
至故就求辭自謙之道也非也聘禮鄭註曰既知其
所為來之事復請之者賓來當與主君為禮為其謙
不敢斥尊者啟發以進之可以見己邢又曰不傳辭
司儀及聘禮謂之旅擯按聘禮無旅擯之文司儀職
有交擯有旅擯旅擯鄭註曰旅讀為鴻臚之臚臚陳
之也陳擯位不傳辭也交擯鄭註曰各陳九介使傳
辭也是邢昺時理學未興故猶引禮釋之然其說粗
鹵已不及賈公彥輩也程朱出而禮樂掃地故今學

者徒讀新註至此等章茫然不識其所言之意矣又
按介擯之間所以相去三丈六尺者聘禮註曰門容
二轍參个旁加各一步也賈疏曰轍廣八尺參个三
八二十四門容二丈四云傍加各一步也者此無正
文但人之進退周旋不過再舉足一步故門傍各空
一步丈二添二丈四尺為三丈六尺今按周一尺直
今曲尺七寸二分則二丈四尺為一丈七尺二寸八
分三丈六尺為二丈五尺九寸二分
賓不顧矣是聘禮之文也古人之言皆有方言可以
見已邢疏曰案聘禮行聘享私覲禮畢賓出公再拜

論語徵文

三

送賓不顧鄭註曰公既拜客趨辟君命上擯送賓出
反告賓不顧矣於此君可以反路寢矣朱註曰紓君
敬也可謂不知禮已學者熟三禮而後論語可得而
言焉不然其不任臆自恣者幾希矣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聘禮記曰執圭入門鞠躬
焉如恐失之與此相類彼以聘執圭言之故曰如恐
失之此則泛言之故如不容孔安國曰斂身盡之矣
曰鞠躬如也可見形容之言後世儀註以鞠躬為拜
揖一類贊唱曰鞠躬拜興可謂謬已大氏後世之禮
多不與古同者如拜稽首稽顙自周禮鄭玄註既失

按周禮春官大祝職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鄭注空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不至地也吉拜自地而起也凶拜自天而下也奇拜頭偏於地也褒拜頭與手俱至地也肅拜頭與手俱至地也

荀子大略篇曰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楊註曰平衡謂磨折頭與腰如衡之手禮記平衡與此殊

蓋秦以後之禮已予徵諸荀子乃得古拜禮併及此
焉立不中門邢昺曰中門謂棖闈之中央君門中央
有闈兩旁有棖棖謂之門棖棖闈之中是尊者所立
處故人臣不得當之而立也邢昺按玉藻曰閨月則闔門
左扉立于其中是立者尊右坐者尊左故也曲禮曰
為人子者立不中門註不敢當其尊是以私門言之
邢據此等之文已祇棖為門棖棖者行馬也為誤爾
雅曰楸謂之闈棖謂之楔方言曰棖隨也註棖柱令
相隨也則今之貼方也字書闈為門棖闈為門楔楸
為門榘皆非矣棖者門兩旁長木闈者門中央短木

爾雅釋宮

論語徵義

卷五

曰門榘

彭按玉藻鄭註謂兩君相見也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闈大夫介士介雁行於後示不相洽也疏介上介稍近君故拂闈大夫擯介各當君後在根闈之中央彭按大夫介大夫之介者未謂士之介者

儀禮註疏有東闈西闈蓋闈所以止扇扇有二故闈亦有二註疏猶多可采其說當是又按曲禮曰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闈右不踐闈玉藻曰賓入不中門不履闈是不唯立不中門凡出入皆然玉藻又曰君入門介拂闈大夫中根與闈之間士介拂根是謂君朝它邦時大夫從君後君中門故大夫亦中門也行不履闈邢疏曰一則自高二則不淨並為不敬過位包咸曰過君之空位邢疏曰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按曲禮曰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孔疏爾雅云門屏之間謂之宁郭註云人君視朝

彭按爾雅註謂大雅鄭箋諸侯之宮外曰屏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以庫雉室鄭注周禮秋官朝士職王五門庫庫雉應路也又曰天子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內朝二其天子外朝一在屏門之內庫門之外大詢衆庶之朝也內朝二正朝在路門外燕朝在路門內諸侯之外朝一在屏門之內應門外內朝二亦在路門之內之外內以三朝在應門內故謂應門為朝門也

所宁立處李巡云正門內兩塾間曰宁謂天子受朝於路門外而宁立以待諸侯之至故云當宁而立也然路門外有屏者即樹塞門是也爾雅云正門謂之應門又云屏謂之樹李巡云垣當門自蔽名曰樹郭云小牆當門中今案李郭二註以推驗禮文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者也是邢疏以路門內言之按聘禮記口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註引論語升堂鞠躬如以下蓋聘禮記之發氣乃以嚮升堂時屏氣也復其位孔安國曰來時所過位也蓋復訓踐踐君之空位故蹶踏不

梅春官出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圭璋特達聘義言

聘聘禮賓奉束錦以請觀擯者入告出辭請醴賓禮辭聽於是有益豆脯醢庭實書而後賓覲奉束錦德來馬北面奠幣再拜執首是醴賓後賓私覲也以此物于說觀之醴賓也

梅應氏注：禮記三書鼎二七八豆八簋六銅兩簋八壺西夾六豆六簋四銅兩簋六壺東方亦如之醴醢百鹿鹿醢饋三宰生米百穀解宋三車外米三車薪芻倍米一車西解一車三豆東

寧朱註以為己之位是泥其字耳殊不知古文辭不若是拘拘也就己之位踧踏殊為無意謂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蓋沒階趨者退也豈得謂之進乎

執圭鞠躬如也是諸侯聘之事使大夫執圭以通信

其禮先聘次享次私覲聘者致命授圭聘于夫人以

璋無幣故曰圭璋特達享者束帛加璧庭實虎豹之

皮享于夫人以琮覲者奉束錦執馬君醴賓有籩豆

脯醢此三者皆一日行之聘享公事覲私事故曰私

覲為人臣者無外交但由使而見古有此禮也次君

送賓籩餼次問次面問者賓以其君命致束帛四皮

于主國之卿公事也面者賓自致儷皮四馬私事也

次饋夫人送之如籩餼次壹食再饗主君烹大牢以

飲賓也次主國大夫饗賓次還玉謂還其圭璧璋琮

也次公館賓主君詣賓館訪之也然後賓行其詳見

于聘禮今學者唯讀論語註而不知其顛末故畧言

之爾聘禮記曰上介執圭如重授賓賓入門皇升堂

讓將授志趨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右退下階發

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又曰執圭入門鞠

躬焉如恐失之及享發氣焉盈容衆介北面踰焉私

按聘禮記鄭註皇自莊盛也
讓謂舉手平衡也志猶念也
趨謂審行步也孔子之執圭鞠
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鞠
如戰色足踏如有循

按玉藻注圈轉也豚之言若
有所循不舉足曳踵則衣之
齊如水之流矣孔子執圭則然
此徐趨也又執龜玉注著
徐趨之事

覲愉愉焉出如舒雁注皇自莊盛也又曰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主
慎皆與論語互相發但入門皇註皇自莊盛也非矣
與下文入門主敬及論語鞠躬不合皇當是惶古字
通用升堂讓註謂舉手平衡也非矣此經所謂至于
階三讓公升二等是也將授志趨註志猶念也念趨
謂審行步也疏以徐趨解之即曲禮所謂執圭器操
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又所謂執玉
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又玉藻所謂圈豚行不舉
足齊如流執龜玉舉前曳踵踳踳如也是也授如爭
承註爭爭鬪之爭重失隊也疏謂就東楹授玉於主

授

君時如與人爭接取物恐失墜也下如送疏謂聘享
每訖君實不送而賓之敬如君送非矣授如爭絕句
承下如送絕句既授圭不敢放手其狀如爭物然也
承下如送者既放手而猶以手承于下君旋則隨旋
其狀如送然也君還則退還音旋如周還折還之還
君轉身畢而後退皆為重玉恐其失墜故也鄭註引
論語此文其意以升堂讓為上如揖以下如送為下
如揖故論語鄭註曰上如揖授玉宜敬下如授不敢
忘禮邢疏曰既授玉而降雖不執玉猶如授時不敢
忘禮也皆非矣凡升堂下堂禮皆以升下言之其以

上下言之者未之有也。且下文別有下階，則其誤可知。已朱註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得之祇徒言高卑而不言，所以高卑則似執圭時或有高卑為粗已。夫執圭時高時卑，可謂不敬。按曲禮執天子之器則上衡，是如揖也。執國君之器則平衡，是如授也。發氣焉盈容，即論語有容色也。私覲愉愉焉，以其有醴賓之事也。今學者徒以聘享覲禮有輕重解之，粗也。夫私覲亦禮也，非與其君有素也。其所以愉愉者，為其不執玉又有醴故也。享亦執璧，以其非命圭，故發氣焉盈容，是其鞠躬容色愉愉之

論語集注

卷九

公用亨于天子，易大有九三。彭按隨上六亦有王用亨于西山。王用亨于岐山，易升六四。享者嘉之會也。嘉會足以合禮，據文言觀其會，通行其曲禮，據繫辭。左傳定十五年。

差皆以玉也。又按何註，享用圭璧非也。享用璧而已矣。又按何註，享獻也是釋詁之文。蓋圭璋璧琮，它日皆還之，祇束帛四皮，則不還。故古者以獻訓之，學者多疑，故詳爾。又按享，諸儒皆許兩反，則聘享壹食，再饗其在當時言之者，何以別之。因考易，亨虛庚反，訓通。公用亨于天子，王用亨于岐山，皆訓通，殊不成意。義益此，皆聘享之享。古作亨，故曰亨者嘉之會也。嘉會足以合禮，觀其會通，行其典禮，皆聘享之享也。五禮吉凶，軍賓嘉聘，享在五禮為賓。然如左傳子貢論執玉高卑，而曰嘉事不體，何以能久，是或稱賓禮為

辨子貢朝執玉高其儀也

論語集注

卷九

彭按聘禮記僕為祝曰孝
孫其孝子其薦嘉禮于皇
祖其甫皇考其子或為此一
證歟
又按朱子易本義大有九三
曰亨春秋傳作亨謂朝獻也
古者亨通之亨享獻之亨
烹飪之亨皆作亨 折中
引朱子語類云古文無享字
亨字亦並通用如公用亨
于天子解作亨字便不是
又云亨字二字據說文本
是一字故易中多互用

嘉。故曰嘉會。兩國之所以合禮。故曰足以合禮。聘享
以通萬國。故訓通。其音當依易虛庚反。食饗之饗許
兩反。然後二者音不相混。在古當爾。其在文。古虛庚反
者作亨。許兩反者作享。後世許兩反者作饗。而虛庚
反者借享。遂致併誤。其音爾。學者審諸。又按此章孔
子言禮也。非記孔子之事也。朱子為是。仁齋先生乃
不信春秋經傳。固據此篇記孔子之行。而謂孔子必
有聘鄰國之事。可謂執拗已。下文曰。君子不以紺緌
飾。其非皆孔子之事者。豈不章章乎。邢昺陋儒。以君
子為孔子。仁齋又以為衍文。夫不信六經。而信論語。

問禮於老聃家語觀
周篇

猶之可矣。至於論語不與已合者。則斥為衍文。是論
語亦不足信。而唯已。是信豈不橫乎。仁齋又曰。聖人
之一身。動容周旋。自中於禮。故門人審視熟察。則倣
矜式。傳以為禮。若前篇所記。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
飽。及此篇所記。今多見于禮記。皆為是也。蓋自孔子
發之。非盡舉古禮而行之也。其以為雜記曲禮者。不
深考耳。此仁齋先有此見。橫其胸中。種種強詞。由此
而出。夫禮者古聖人之所作。孔子學之。故曰問禮於
老聃。中庸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
而後行。語先王之道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語

故曰述而篇

按色斯舉矣古義此條
與前所記不相類似不可令
此篇宣以夫子出遊之間觀物
有感而附記於此故
又邦君之妻古義引朱注義
校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
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
不可攷也

孔子也。夫孔子學古聖人之道以成其德，是以先王之道即孔子之行，孔子之行即先王之道。故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何則？其所言與其所行一也。故門弟子作論語，既記孔子之所行，又記孔子之所嘗言，無復差別者，為是故也。則所謂雜記、曲禮者，庸何傷乎？仁齋乃固執論語為孔子語錄，鄉黨一篇必記孔子之行者，獨何心哉？其說至於色斯舉矣而一窮焉，至於邦君之妻而再窮焉，且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何謂也？謂中於先王之禮也。中也者，喻諸射，發於此而中於彼也。其心所不知覺而自然合於

孟子盡心篇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禮，故曰：盛德之至。若以為非先王之禮，則亦當如宋儒之說，以天理節文解之，而後其義始通矣。是其人譏宋儒而終不能出於宋儒之範圍，吾謂之理學者，流豈不然乎？

彭按：孔安國注不字當作衍文，否則飾字上脫一不字。

君子不以紺緌飾。孔安國曰：一入曰緌，飾者不以為領袖緣也。朱註脫袖字，粗鹵矣。邢疏引考工記云：三入為纁，五入為緌，七入為緇，注云：滌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滌以黑，則為緌。緌，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滌以黑，乃成緇矣。爾雅曰：一滌謂之縗，再滌謂之窳，三滌謂之纁。今孔氏云：一入曰緌者，未知

出何書。按觀於下文齋必變食。居必遷坐。則齋之所
用。它不用之。所以重齋也。

紅紫不以為褻服。王肅曰。皆不正。褻尚不衣。正服無
所施。朱註因之。然當孔子之時。朝祭之服。皆有先王
之禮。故不須言。褻服獨宜若從俗。然故云爾。此本文
所以止言褻服而義自足也。王朱及於朝祭之服。可
謂不知孔子之時爾。夫朝祭服一依禮。何得謂是正
色。是間色。而以己意取舍之為哉。且玉藻玄冠紫綉。
自魯桓公始也。註蓋僭宋王者之後服也。此間色亦
非不用已。

當暑。袷絺綌。必表而出之。孔安國曰。暑則單服。絺綌
葛也。必表而出之。加上衣。按曲禮曰。袷絺綌不入公
門。註袷單也。為其形褻。此與論語正同。故表謂加上
衣。出之謂絺綌之未見于外。猶如衣裘之相稱。然玉
藻疏載皇氏之說。中衣之上加葛。葛上加朝服。可以
見已。朱註先著裡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
體。引詩蒙彼縹絺。可謂不知禮矣。所引君子偕老。婦
人之詩也。它如碩人詩衣錦褉衣。丰詩裳錦褉裳。皆
豈君子之服乎。

緇衣羔裘。素衣麀裘。黃衣狐裘。孔安國曰。服皆中外

詩鄘風

碩人詩衛風丰詩鄭風

論語微子

抑邪疏人君以歲事成熟搜索群神而報祭之謂大蜡又噴於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也民事休息謂之息民於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

之色相稱也。邢疏謂中衣外裘非也。蓋中指裘外指衣。何則？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子狐青裘，豹裘，玄緇衣以裼之；麤裘，青豸裘，絞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是取其色稱者為裼故也。郊特牲曰：丹朱中衣，而古外衣無朱可見。中衣不拘已。邢又曰：緇衣羔裘，朝服也。而引士冠禮，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鞶，為是素衣麤裘視朝之服也。而引鄭玄論語注，黃衣狐裘，大蜡息民之祭服也。而引郊特牲，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為是又按玉藻，孔穎達正義載皇氏之說云：先加明衣，次加中

論語邢疏卷之百凡祭服先加明衣

司服職周禮春官

衣。冬則次加袍，繭夏則不袍，繭用葛也。次加祭服。若朝服布衣，亦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裼衣之上加朝服。夏則中衣之上不用裘，而加葛。葛上加朝服。論語邢疏又引之。按明衣，齋時所用，豈祭朝用之乎？司服職云：祀昊天大裘，則祭服無裘者，亦非矣。裼衣上加朝衣，亦經傳所無，不可從矣。

必有寢衣。孔安國曰：今之被也。程子以為當在明衣布之下。觀必有字，則程子為是。狐貉之厚以居。鄭曰：在家以接賓客。朱註：狐貉，毛深

論語徵義

三

溫厚私居取其適體仁齋乃曰孤貉毛深而溫在家
主溫故厚為之豈謂以為禱邪則倭人不識居字也

去喪無所不佩孔安國曰去除也非喪則備佩所宜

佩也朱註觶礪之屬亦皆佩也此據本文無所不孔

安國備字而遂及觶礪之屬耳然玉藻曰古之君子

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

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

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

心無自入也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君子無故玉不

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是喪所不佩者主玉以其有

升庵外集經說部

聲似樂也則無所不佩亦謂朝祭及見賓客皆佩耳

如觶礪乃子弟事父母之禮豈君子所必佩乎升庵

文集引王逸曰行清潔者佩芳德光明者佩玉能解

結者佩觶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是亦自

旁人言之豈孔子自謂乎

羔裘玄冠不以弔孔安國曰喪主素吉主玄吉凶異

服可謂善解已朱註弔必變服所以哀死非也豈禮

所無而孔子為哀其死故然乎宋儒不問禮動求諸

心安哉

吉月必朝服而朝孔安國曰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

其禮八佾篇

服邢疏曰士冠禮云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鞶鄭註此與君視朔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積猶辟也以素為裳辟蹙其要中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按玉藻天子皮弁以日視朝故亦謂之朝服也邢疏曰魯自文公不行視朝之禮孔子恐其禮廢故每於月朔必衣此視朝之服而朝於君所謂我愛其禮也可謂善解已朱註曰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臆說哉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孔安國曰改常饌易常處朱子曰謂不飲酒不茹葷其說本於莊子莊子古書可以

莊子人間世曰顏回曰
貧自不飲酒不
茹葷矣若此則可

禮周禮天官

膳夫上之王曰一舉耳士有二
物皆有俎以樂備食三法後
推盤饌曰舉王曰一舉以朝食也
鼎士曰三舉與九舉皆指物謂平
王府職同 易之更更也

徵已然齋之變食不唯此耳膳夫職曰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于造王齋日三

舉玉府職曰王齋則共食玉鄭司農云王齋當食玉屑曲禮曰齋者不樂不弔陸氏樂音洛按此曰王齋日三舉則天子之齋日三大牢又有供玉屑之事但不奏樂不飲酒不茹葷為異耳群下之齋未聞也然亦當盛饌此所謂變食也朱子唯以不茹葷不飲酒解之可謂昧乎古已但曲禮之不樂陸氏音洛者乃據三舉之文誤以為舉樂故也祭統曰耳不聽樂故記曰齋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可以見已大行人

大行人職周禮秋官

職食禮九舉禮九舉註鄭司農曰舉舉樂也鄭玄曰九舉舉牲體九飯也賈疏曰先鄭云舉舉樂也者按襄二十六年左氏傳云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後鄭易之以為舉牲體者但此經食禮九舉與饗禮九獻相連故以食禮九舉為舉牲體其實舉中可以兼樂以其彼傳亦因舉食而言也此賈公彥亦不知鄭玄之意蓋禮舉牲體者多奏樂是舉牲奏樂多相仍也故左傳云爾然諸經之文舉自舉奏自奏如膳夫職亦唯曰以樂侑食而不曰舉又大司樂職曰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亦不曰舉可以見已且以舉為舉樂

朔月日食樂儀節時

梵網經若佛子不得食五辛
大蒜華葱韭菘蘭蔥蒜
渠是五種一切食中不得食
蒜即時珍曰蒜乃五
之一故說文謂之葷菜五
葷即五辛練形家以蒜大
蒜韭芝薑葱胡荽為五葷
道家以韭芝薑胡荽為
五葷伊家以大蒜小蒜薑蒜
葱蔥蒜葱為五葷與渠字
即何統也且各不同然皆于
五之物生食增志熱食長
性有損性靈故絕之

則曲禮祭統不與膳夫職合於是知漢儒精禮後世不能及焉居必遷坐居者燕居也燕居必不沿齋時之坐所以重齋也所以不言齋遷坐者齋以立為主故也又按所謂葷者世多以五辛當之非矣五辛之名出于浮屠爾後醫家道家亦有之亦倣浮屠者已玉藻曰膳於君有葷桃茢於大夫去茢於士去葷鄭註云膳美食也葷桃茢辟凶邪也大夫用葷桃士桃而已葷薑及辛菜也茢茨帚也葷或作蕪士相見禮之記膳葷請退可也註膳葷謂食之葷辛物葱薤之屬古文葷作薰此葷辟惡之物凡芬芳之類皆謂之

太如蘭易繫辭

爾雅釋器

葷故或作焠。豈惡其穢乎。檀弓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為姜桂之謂也。註增以香味，為其疾不嗜食。通雅引此以為葷是矣。所以齋不茹葷，不飲酒者，以其芬芳奪人意故也。何註連下不多食，為皆齋之事。而曰姜辛而不臭，故不去非也。後人又據何註臭字，而疑齋忌臭穢，故不茹葷，殊不知臭字在古為五臭總稱，其臭如蘭，可以見已。

食饘而餲。孔安國曰：饘，餲臭味變。釋器曰：食饘謂之餲。是饘餲無別，未知本文何故加而字也。朱註：饘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未知何據。魚餽而肉敗，肉謂牲

食鑿職周禮天官

肉，非謂魚之肉也。不時，鄭玄以為非朝夕日中時。非矣。朱註為是。王制曰：五穀不時，菓實未熟，不粥於市。故君子不食也。食鑿職曰：食鑿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珍之齋。凡食齊，眡春時。羹齊，眡夏時。醬齊，眡秋時。飲齊，眡冬時。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醎，調以滑甘。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麥，魚宜苽。凡君子之食，恒放焉。疏曰：雖以王為主，君子大夫已上亦依之。蓋天子敬天，故攝養其體，以共天職。君子大夫雖賤乎，其所以共天職，乃不殊。故古有此禮。論語食饘以下，亦當

以是意觀之

不得其醬不食。馬融曰：魚膾非芥醬不食。此舉一例。

其餘已內則曰：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鼈

醢醬實蓼。魚膾芥醬。麋腥醢醬。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何晏無解。朱註以為飯之氣。此

甚似後世文辭。邢疏曰：氣小食也。是解氣為餼。蓋邢

昺時他古註尚存。而昺取其說耳。據其說則食為食

饗之食。餼為餼牢之餼。言肉雖多不得過食餼之數

也。古文辭當如此。王制曰：庶羞不踰牲。是其禮也。

惟酒無量不及亂。按燕禮大射禮鄉射禮鄉飲酒禮

按則注凡濡謂之以汁
之。既亨者以其汁調和凡
言實者皇氏曰謂破圍其腹
實實於其後又更進而

稍食 天官注 稍 禮人稍 稱
稍 禮人稍 稱 禮人稍 稱

聘禮錄之以其禮上賓
大宰積唯芻米介皆有餼注
凡賜人以牲生曰既。猶粟也
又聘禮記七辨大禽日如其
應餼之數注。乘謂兼行之食
也。雁為三屬其歸之數為數
也。若云大禽五及是此應食
一字者也

禮記詩小雅白華之

什 有駉詩魯頌

賓之初筵詩小雅采

什

其終皆無筭爵。無筭樂以至執燭。是古禮為然。故湛

露詩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有駉詩曰：鼓咽咽。醉言

舞。于胥樂兮。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賓之初筵曰：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

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僂僂。其未醉止。威儀抑抑。

曰既醉止。威儀忸忸。是曰既醉。不知其秩。賓既醉止。

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僂僂。是曰既醉。不知其郵。

側弁之俄。屢舞傂傂。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

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此以失威儀為亂也。

朱註引程子云：真道學先生哉。豈謂以獨飲言邪。

論語徵

草覃詩周南

采蘋詩白南

谷風詩北風

七月詩幽風

詩小雅祈父之

周禮天官內宰

中春詔后帥外命婦始蠶
于北郊以為服

以簪九疋以婦職之法

艷妻以下四句亦據

沽酒市脯不食。王制曰：衣服飲食不粥於市。此君子所以不食。先王之道為爾。至於其所以然之故，則葛覃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獲，為紵為綌，服之無斃。采蘋詩曰：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谷風詩曰：我有旨蓄，亦以御冬。七月詩曰：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斯干詩曰：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易家人曰：在中饋，負吉。周禮王后六宮，皆事蠶織。王食各有其官。至於士庶，則衣服出於宮，飲食出其廚，皆婦女之事也。此制壞而艷妻

注之或子罕篇

煽方處休，其蠶績不績其麻，市也。娑娑然後衣服飲食，有粥於市者，故先王禁之。君子之不食，恐犯先王之制也。朱子乃曰：恐不精潔或傷人也。可謂不知而為之解已。夫衣服飲食，不粥於市，先王之仁也。沽酒市脯不食，知其解者，亦可以依於仁矣。不知其解者，徒使人養其奢侈之心。噫！又按沽刑訓賣是矣。沽之哉，亦訓賣。朱子訓買，非矣。何則？賣酒不食，則不買也。買酒不食，則人買酒飲我，豈可不飲乎？亦非禮意也。不撤薑食，何註以為蒙齋文？然齋豈飲酒？故朱註為勝。然朱子引本草姜通神明鑿矣。仁齋先生以為姜

論語徵義

王嗜羊豕歌未考曾
哲嗜羊豕孟子

考曰韓非子難四屈到嗜艾
文子曰昌蒲祖又言覽遇會篇
大王嗜昌蒲祖左傳三十羊豕
歌注昌歌蒲祖

子嗜艾艾之語

禮記祭義曰齋之日
其所嗜

辟邪惡食中要品故與不得其醬不食同然食撤而
獨留薑豈其然蓋孔子嗜薑如文王嗜昌歎曾皙嗜
羊棗人之性所不免也故孔子亦有所嗜然不多食
所以為君子是而已矣自後世儒者論尚苛刻乃始
諱有所嗜以為欲也豈人情乎如子夕嗜芟子木撤
之而柳宗元作非國語引君子之齋思其所嗜之義
豈不然乎故不多食連上為是何朱皆不連上作一
切之解果其說之是乎則當在不得其醬不食之下
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此傳論語者以解
上句而後來傳寫誤入正文觀矣字可以見已且但

曰祭肉何以知其為家祭肉乎蓋泛言之辭故鄭玄
曰自其家祭肉過三日不食是褻鬼神之餘其意謂
自其家祭肉而外以至鄉里所饋皆不出三日祇祭
於公者較急耳此所以援以解上句也上曰祭於公
而此但曰祭肉不復識別其辭不相應故知其為註
解也朱子不知古文辭其為僮侗解亦宜
食不語寢不言邢疏答述曰語直言曰言朱註因之
邢釋其義曰食不可語語則口中可憎猶之可矣寢
息宜靜故不言也人皆然何必君子已哉然若有事
雖臥豈不言乎當食而人與之言豈容不答述乎朱

論語合語已見

高宗三年不言憲
問篇
其言足以興中庸

註引范氏作主一無適解。是聖人為道遠人也。楊氏作養生解。窘哉。皆不知而為之解者也。蓋語者誨言也。如樂語合語之語。古者飲食之禮如養老有乞言合語。然當食之時不語。食訖乃語。所以尊道也。故君子平日亦依其禮。當食不誨言也。寢者內寢也。言者言政事也。如高宗三年不言。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皆以言政事為言。內寢不言政事。所以敬天職也。又如雜記曰。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可見語非答述也。然是古言也。非孔子之時言也。琴張引古言以見孔子行之已。

雖疏食菜羹。瓜絕句。祭必齊如也。絕句。孔安國曰。齊嚴敬貌。三物雖薄。祭之必敬。此祭字非祭祖先也。祭上世始為飲食者也。舉瓜包它菓已。玉藻曰。瓜祭。上環。又曰。唯水漿不祭。若祭為已。係。朱子從陸氏瓜作必非矣。陸氏所見魯論必寫誤耳。孔安國魯人。豈不讀魯論乎。蓋食必祭。古人之常。何必記。下文曰。有盛饌必變色而作。此嫌於盛膳。疏食敬有降。差故記其意專在齊如也耳。

席不正不坐。是恐齋時之禮。或錯簡或脫字耳。何則。下文明言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是亦有席不正之

時也。且在宗廟朝廷。則豈有席不正者乎。燕居不容。豈必正其席乎。適他人而席不正不坐。則君子難為人。豈有此事乎。故恐是齋時之禮耳。且司儀職曰。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則禮不正其席者。亦必有之。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可謂任其臆而語聖人已。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故唯杖者是視。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蓋古禮為爾。故孔子行之。而其禮之義不可得而知之矣。孔安國曰。恐驚先祖。

郊特牲曰。鄉人禘。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鄭註云。禘強鬼也。謂時儺索室。毆疫逐強鬼也。禘或為獻。或為難。音曰。禘音傷。難或作儺。蓋本誤。朱註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每哉是其意。謂先王之禮有不合孔子之心者。宋儒持敬。乃不合其心。爾雜記曰。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苟識此義。則莫怪儺之近乎戲也。

問事詳于儀禮聘禮
邢疏曰問猶遺也謂
因問之物遺之也曲
禮云凡以弓劍苞苴
箚筭問人者操以
受命如使之容

鑿師職周禮天官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問遺也聘禮有問禮之重
者也故再拜而送之朱註問無解但謂如親見之敬
也豈謂訪問邪若徒如親見之敬已矣則斯邦他邦
何別觀他邦之文則為聘禮之問者審矣宋儒不知
禮故慳慳焉乎爾
韻會情懂心亂字與情母切音慳慳也一曰心亂本情或作慳慳都動切音董情懂心亂也亦書作懂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孔安國曰未
知其故故不敢嘗禮也古人解古文辭可謂盡之矣
祇其辭簡奧讀者未易解已故故實也謂禮也未知
其故故不敢嘗是解孔子之言也禮也者言孔子所
以言者禮也鑿師職曰鑿師掌鑿之政令聚毒藥以

左傳襄二十三年

八月己卯孟孫孫子孟孫處孫入哭甚
哀多涕出其齒曰孟孫之惡于也而哀
如是乎孫處其若之何處孫曰孫孫
之愛我孫也孟孫之惡我孫也美
記曰禮記曲禮

共鑿事是古之藥多毒藥故鄭註曰藥之物恒多毒
說命曰藥弗瞑眩其疾弗瘳左氏傳曰美疾不如惡
石皆謂其毒也故古者無饋藥之禮以其毒也慎之
也故記曰鑿不三世不服其藥鑿師職又曰凡邦之
有疾病者疢瘍者造焉則使鑿分而治之豈毒而饋
之乎故饋毒於人而令死古者謂之饋藥焉是所以
無饋藥之禮也孔子時禮失俗變貴人聞疾或饋之
藥時人亦必嘗之依賜食之禮也皆非禮也康子饋
藥孔子以為非禮而卻之不恭也不恭亦非禮也故
曰丘未達也言必有是禮然丘未之聞也故時人雖

嘗而不敢嘗焉。不斥其非禮而謙以己之未學。既不傷其心，亦不踐非禮。故孔安國曰：禮也。贊孔子也。宋儒不知之，而曰：禮也。謹疾也。直也。豈不妄哉！且范氏曰：受而不飲，是解嘗為飲，可謂不知字已。如下文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皆謂食其少許，如嘗試然。故曰先也。飲食有節，烏知君之賜不在我食時也？豈能食而盡之哉？故對使而先嘗少許，以示不虛君之賜。然後聚親戚以共食之，以榮其賜。禮必有之矣。故曰先嘗。此嘗亦然。雖時人豈必服其藥乎？亦對其使而嘗少許，以示不虛其賜已。

子張曰公冶長篇

曰傷人乎？不問馬。朱註：貴人賤畜，是誠然也。且家人及鄰里救火者，必焦其額爛其膚者有之矣。故曰傷人乎？救火者豈徒救廐而不救馬乎？故不必問。然子張曰：陳文子有馬十乘，數馬以稱富，則它人或有問馬而不問人者，故門人記之。爾君賜生必畜之，畜以為牲也。何則？蒙上賜食之文，其非犬馬審矣。且謂之生者，對腥之言也。有牲曰祭，無牲曰薦。牲必舉牲體，非特殺不可矣。故賜腥而薦之，以其不可以祭也。故止薦之。邢疏：必畜養之，以待祭祀之用也。得之朱註：畜之者，仁君之惠。孟子：穀鰥，備

孟子梁心王篇

無故不殺禮記玉藻

彰其仁之其指朱子所謂仁

按疏曰禮食未竟先則啜飲以利滑喉不令澀噎

禮記卷之四

四十四

氏慈悲決其肺腸哉無故不殺者謂非祭與賓客也

用牲者重禮也戒非重禮而殺也豈語其仁哉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玉藻曰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

命之祭然後祭謂雖君以客禮待然必命祭而後祭

否則不祭也又曰先飯辯嘗羞飲而俟辯音徧此正

與論語同先飯徧嘗羞飲者先飯也俟者俟君之祭

畢也雖先飯而少嘗之耳必俟君之祭畢而食而後

食也又曰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

俟此謂別有嘗羞者則已不敢嘗必俟君之食然後

注不嘗羞者則已不敢嘗必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

君也蓋謂不敢越次恣食必利喉以俟君之食也少

儀曰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亦與論語同已

者即玉藻之俟也

疾君視之東首包咸曰夫子疾處南牖之下東首是

必古來相傳之說何則南牖之下本文所無也邢疏

曰病者常居北牖下為君來視則暫時遷鄉南牖下

東首今君得南面而視之是亦解包咸南牖之下耳

東首終無解朱註曰東首以受生氣也果其說之是

乎則雖君不視當爾受生氣何關君視乎按玉藻曰

君子之居恒當戶註鄉明又曰寢恒東首註首生氣

禮記卷之四

四十五

是寢必東首者禮也。君來視之，故正其禮，非關疾也。而寢之所以必東首者，鄭玄解其義而曰：首生氣也。未知其說當否。朱子劄以入論語註，以傳會疾欲生之意，可謂妄已。蓋古人室制，戶在東南，寢恒東首者，亦與居恒當戶同義，皆取鄉明也。所謂首生氣者，漢儒好言五行之失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玉藻曰：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是也。

朋友死，無所歸，謂朋自遠方來者也。斯邦之人，必有親戚也。古人必歸葬其鄉，觀於檀弓曰：太公封於營

按玉藻注，節所以明信輔君也。使臣也。臣則持二節，則持一節。周禮曰：鎮圭以徵守其節，魯圭以節。使者擁節，疏曰：節以圭為之，有節節時，有節時，故合云也。隨車，隨車則二節，故臣走後則節以臣趨。

季子葬于贏博亦據檀弓

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獨美太公者，以其既封，營丘不必歸葬可也。季子葬其子于贏博間，亦以異於人表之也。故此不曰葬而曰殯也。檀弓上曰：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其為它邦人者審矣。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朱註：敬其祖考，同於已親也。非矣。敬神也。何則？雖妻祭必拜也。祭必唯祖考已哉。

寢不尸，居不容。包咸曰：偃臥四體，布展手足，似死

是不知而為之解者也。言在內寢坐不必如尸也。禮曰坐如尸。鄭註視貌正。正與居不容一類。故此連言耳。包咸以來解寢為臥。古書固有之。然此臥之容也。既曰居不容。居既不容。臥豈有容乎。故知其誤也。居不容。孔安國曰。為室家之敬。難久。可謂善解已勝。朱註萬萬何則。道不遠人。聖人之道。不强人以其所難久也。且朱註曰。居居家非也。仲居間居。今文作仲居。居即間居也。何必加家字。且居家亦有祭祀賓客之事。豈不容乎。

雖狎必變。孔安國曰。狎者素親狎。雖褻必以貌。周氏

曰。褻謂數相見。是狎褻何別。朱註。褻謂燕見。為是如褻衣之褻。可以見已。

式負版者。此註誤入正文。不爾。張公合三論時。註異

文者。當時必朱墨別書。後世混之也。何則。負版在凶

服。豈別物乎。何註孔安國曰。凶服送死之衣物。負版

者。持邦國之圖籍。是負版以下。何晏不知而強為之

解也。凶服與吉服對。即喪服也。戶籍曰版。出周禮小

宰職。然謂持版籍者為負版。豈有之乎。周禮獻民數

於王。王拜受之。以民者君之天也。君之職當然為下

倣之。僭也。豈有之乎。且途遇負版籍者。何以識而

何晏集解序曰。安國侯張為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疏曰。張侯論為世所貴。云。漢末鄭玄就魯論為篇。章考之。魯古為之註。徐氏筆精曰。儀禮注云。前。有哀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天子式負版者。哀有長也。若曰。周禮。魯民數。殊附會矣。香室曰。負版用布幅方一尺。寸。然于衣後方領下垂之也。唯斬衰齊衰有之。以下無。周禮。獻民數。司民。司民。手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云。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凡孟冬。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疏。王拜受之。登于天府。重民數。民為

三曰。禮記。小宰職。然謂持版籍者為負版。豈有之乎。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民者君之天也。君之職當然為下倣之。僭也。豈有之乎。且途遇負版籍者。何以識而

之乎。

迅雷風烈必變。玉藻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鄭玄曰。敬天之怒。朱註因之。然以雷為天怒者。古未之聞也。大象傳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是君子象洊雷也。言其奮作也。非懼雷也。雷果天之怒乎。易曰。雷驚百里。不喪匕鬯。豈不為抗天乎。說卦曰。帝出乎震。孔子問居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靈。風靈流形。庶物露生。皆言神之行也。君子所以敬者。值神之行也。夫天生萬物。上天之載。雷始發聲。天之仁也。豈可以為怒乎。月令曰。先雷三日。奮

易下象傳

易經震

按上天之載。箋讀為我。中庸曰。載事也。

按奇車注。籒文之屬。疏隱義曰。籒車之形。今之鈎車是也。衣車如篋。而長。漢相高時。禁臣下乘之。音云。奇邪不正之車。何云。不如法之車。

共訓拱大金董氏說

眾星共之為政篇

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疏曰。小人不畏天威。懈慢褻瀆。或至夫嬖交接。君子制法。不可指斥言之。故曰。有不戒其容止者。是其義也。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曲禮曰。國君不乘奇車。車上不廣欵。不妄指。立視。五檣式視。馬尾顧。不過轂。與此正同。又曰。登城不指。城上不呼。頗相似也。色斯舉矣。翔而後集。逸詩也。曰。以下解詩之言。引孔子之事。以解之。韓詩外傳多此類。不可疑矣。共訓拱為是。眾星共之。可以徵已。朱子訓拱。執非矣。與劉說

八

卷

卷

為是爾雅可以徵也。舊註泥鄉黨必記孔子之行。又
眼不識古書。故以為有關文不學之失也。

論語徵戊

芙蓉館文庫